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　禮

山堂肆考卷九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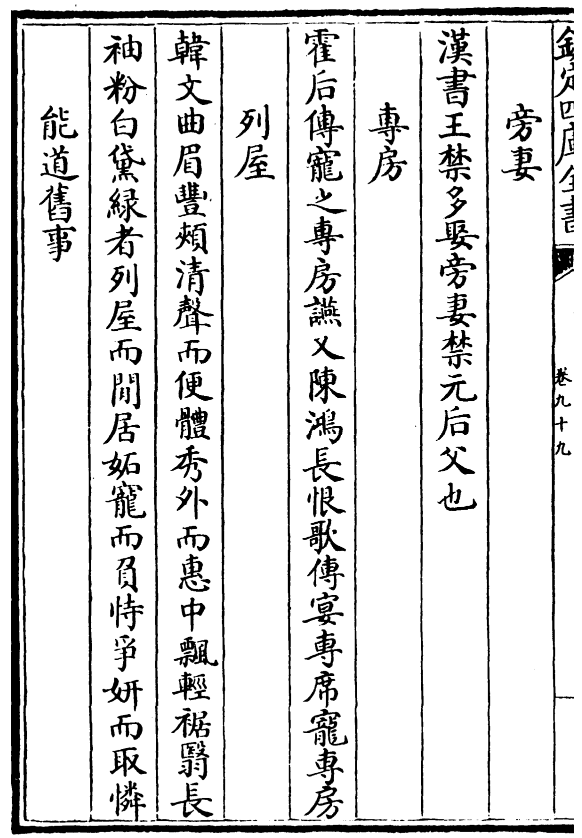
親屬

寵妾

禮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郊特牲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外婦

漢書齊悼惠王母為高祖外婦



旁妻

漢書王禁多娶旁妻禁元后父也

專房

霍后傳寵之專房讌又陳鴻長恨歌傳宴專席寵專房

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能道舊事

東漢伶玄之妾樊通德乃趙飛燕女史也能道飛燕姊妹事伶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疲精神馳嗜慾寧知終為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伶玄因作飛燕傳按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能為新聲

晉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綠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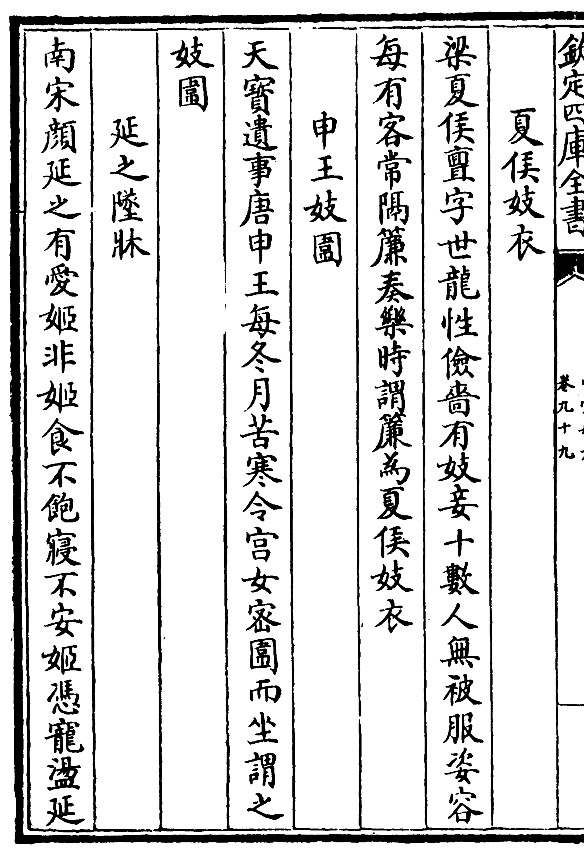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艷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一斛買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中崇乃即川阜製園館處綠珠於此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因譖於趙王倫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為爾獲罪綠珠曰願效死于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崇字季倫生于青州故小字曰齊奴又季倫嘗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真

珠百琲若有跡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

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碧玉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教歌僮納之不還喬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其末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榮華爲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羅吉告知之族誅之



夏侯妓衣

梁夏侯亶字世龍性儉嗇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申王妓圍

天寶遺事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延之墜牀

南宋顔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

之墜牀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楊憑幽舍

唐楊憑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詔李鄘趙昌即臺參訊時憑幽衆妾于永樂別舍謗議頗讙故夷簡籍之痛摘發欲抵以死

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柳枝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邉城特

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

追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别來楊柳

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

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挾寵願封

唐劉從諫妻裴氏有妾帬挾寵願封夫人裴許之及詔

至裴怒毁詔不與從諫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

淄青李師道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受封君承朝廷姑息

宜自黜削以求洗濯顧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矣從諫赧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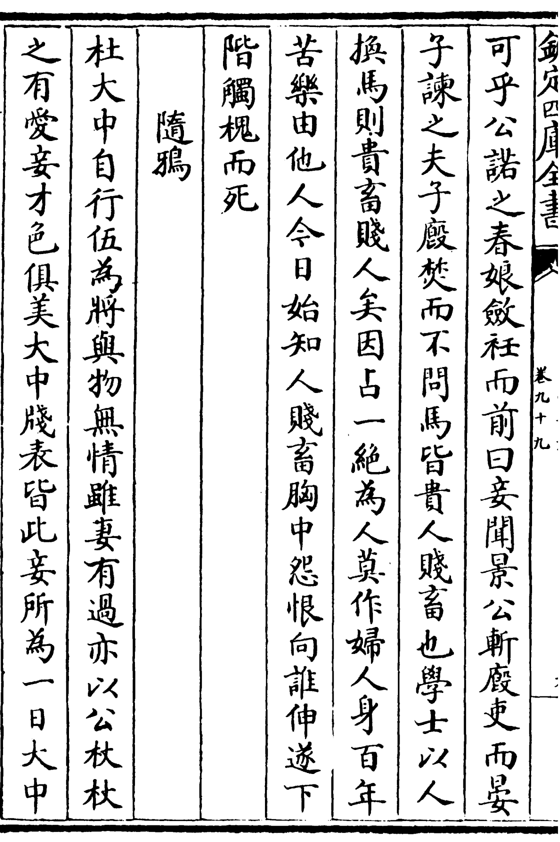
念愛不嫁

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節制武寧納歌妓關盼盼於燕子樓後公歿盼盼念舊愛不嫁處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絶黄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公

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易馬

異聞録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乗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紫叱撥馬名又蘇東坡謫黄州臨行有蔣運使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隨去否公曰欲還其母家蔣曰公去必須騎馬我以白馬易春娘



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袵而前曰妾聞景公斬廄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因占一絶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令日始知人賤畜胸中怨恨向誰伸遂下階觸槐而死

隨鴉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

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
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
折而斃

通意韓翃

異聞録昌黎韓翃字君平有詩名落托貧甚有李生者
與翃友善其幸姬曰柳氏艷絶一時李生居之别第而
館翃于其側柳氏遂得通意焉李生後知韓意遂以柳
贈韓又以資三十萬佐韓之費明年禮部侍郎楊渡擢

翃上第後别柳省家于清河歲餘柳氏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民奔駭柳氏乃剪髪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素聞翃名奏為從事及宣宗皇帝以神武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别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番將沙吒利者竊知柳

名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偶於龍首岡見柳氏柳氏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旦幸相待于通政門韓及期而往柳以輕素結玉盒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韓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淒咽有虞候許俊者撫劍言曰此必有故願一效用翃具以實告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

乃衣縵胡佩韄鞬從一騎徑造吒利第俟其出行數里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倐忽乃至四座驚嘆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及訴于希逸希逸以事聞詔朝詔柳氏還翃按此韓翃即是唐徳宗時知制誥者與韓通意乃翃少年之事

注目李靖

唐李靖謁楊素素有一姬執紅拂侍側注目于靖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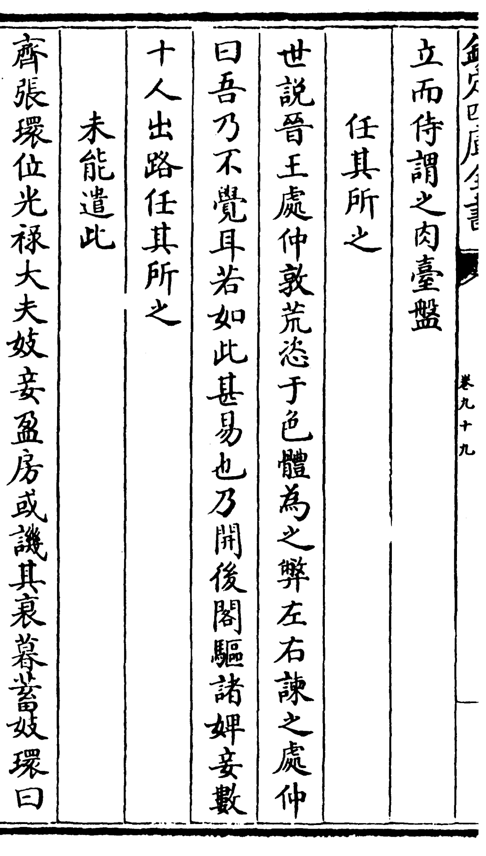
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靖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安石攜遊

晉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攜妓以從

孫晟環侍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



立而侍謂之肉臺盤

任其所之

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于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蓄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

此耳

桃口柳腰

雲溪友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悠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憋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吟

仙資玉質

唐元載寵妾薛瑶英能詩書善歌舞仙資玉質肌香體

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緑珠不能過也載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紅綃衣又以瑤英不勝重衣乃於異國求龍綃衣一襲無一兩重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誦賦

蜀劉琰字威碩侍婢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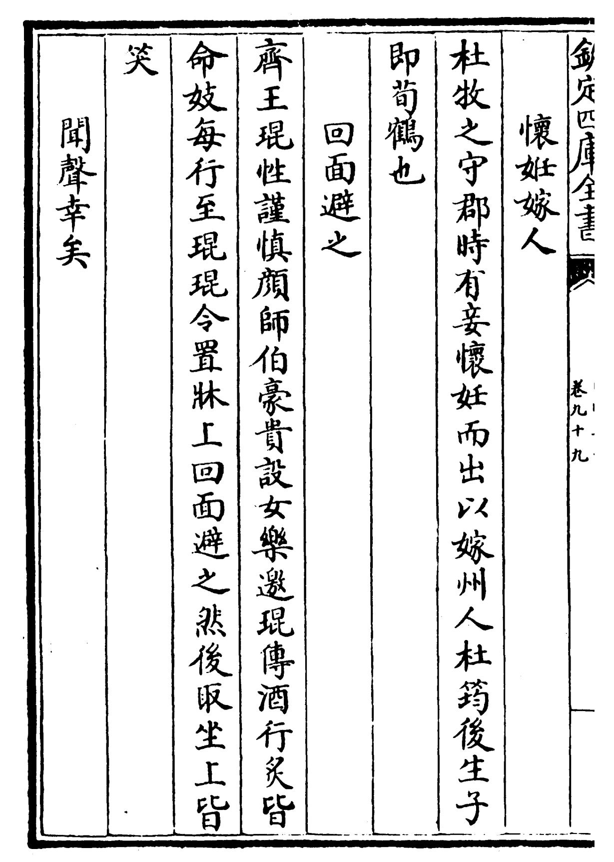
又世説王丞相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賂蔡公謂之雷尚書

主書

唐韋陟字安卿遷吏部侍郎常以五彩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効死報主

十六國春秋張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二人國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曰汝二人何以報我我死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尊君不諱妾請即死于前灑掃地下無他志



懷妊嫁人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

回面避之

齊王晛性謹愼顔師伯豪貴設女樂邀晛傳酒行炙皆命妓每行至晛晛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皆笑

聞聲幸矣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殽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翾風別玉

石季倫愛妾名翾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别玉聲能觀金色石氏驕侈其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辨其聲

色竝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温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兒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詞擅愛後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崇受譖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羣少或作翔風非是

玉簫遺環

雲溪友議唐韋皐少遊江夏居姜史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皐後年長有情及韋去與玉簫

約曰後七年再來遺玉簫以白玉指環并詩曰黄雀銜來已數春别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遺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殞後十年韋理蜀不替因作生日東川盧八座遣送一歌姬未滿破瓜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

立指

崑崙奴傳唐大歷中有崔生其父與蓋代之勲臣一品者熟生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年少容貌如

玉發言清雅一品命妓引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命坐與語遂命衣紅綃妓者擎緋桃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因命紅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日不暇食但吟詩自娛時家中有崑崙磨勒曰郎君心中有事何不報老奴即當為郎君作解生駭其言具遂具告知又白其隱語磨勒曰

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者三數十五指以應十五之數胸前小鏡者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磨勒乃於十五夜撾殺一品宅守院猛犬三更時負生逾十重垣入第三院門掀簾而入後又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之家守禦無有驚者遂歸學院匿之按一品即郭汾陽公

破顔

唐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

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顔杜乃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納沈述師

麗情集張好好善歌為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

贈鄭還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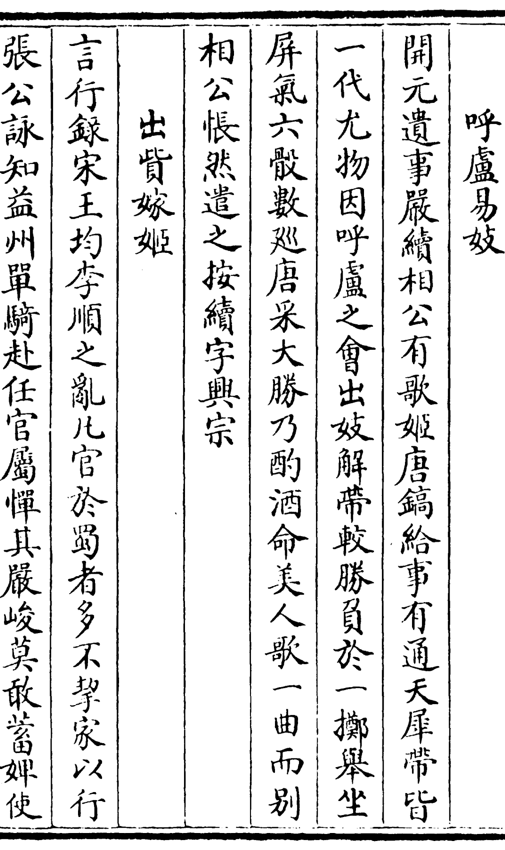
沈真真栁將軍愛妓也以贈鄭還古

屏姬待杞

唐盧杞鬼面藍色郭子儀病甚杞問疾將至子儀乃屏姬侍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外陋而内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出妓宴京

見翰林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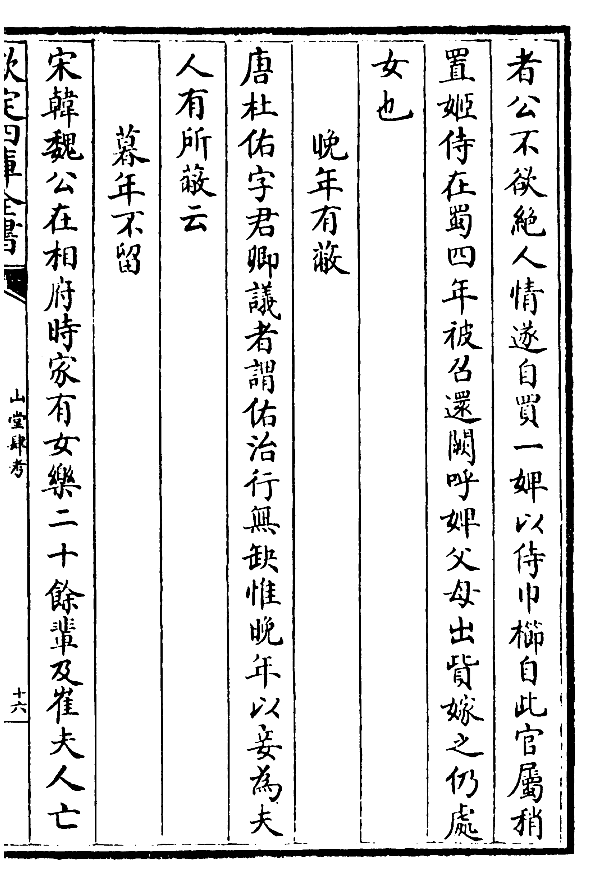


呼盧易妓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有歌姬唐鎬給事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氣六骰數巡唐采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别相公悵然遣之按續字興宗

出貲嫁姬

言行録宋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蓄婢使



者公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晚年有嬖

唐杜佑字君卿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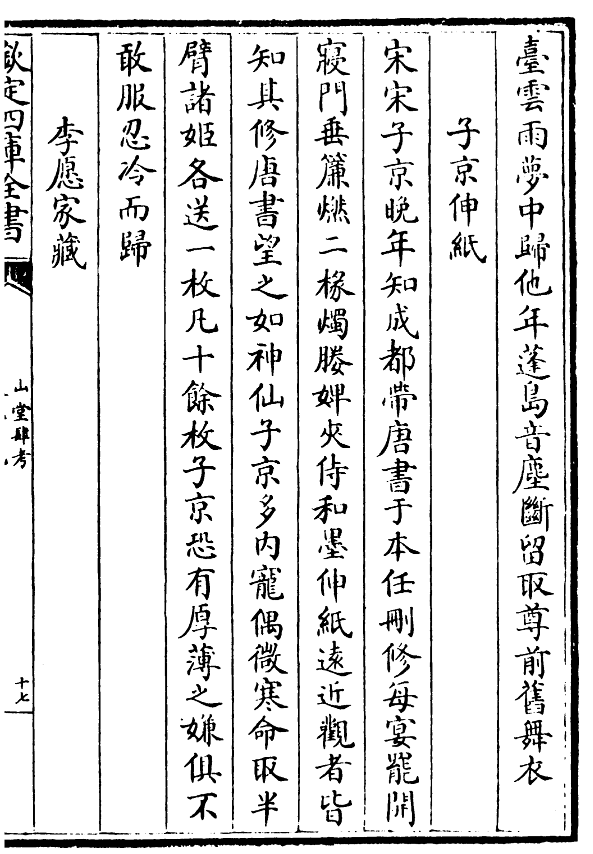
暮年不留

宋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熙載濡筆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于泥金雙帶而去詩云風柳摇摇無定枝陽


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子京佣紙

宋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于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子京多内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姬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俱不敢服忍冷而歸

李愿家藏

唐寶歷中太尉李愿晩得一青衣乃邑中之尤者字之曰女寶及愿老乃曰今老矣家藏一女寶曽不聞非臣所宜如得善文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

世衡出掩

宋种世衡知環州胡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甞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

有叛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逢吉强留

唐太和中劉禹錫為御史分務洛京有一妓甚麗為衆所知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衆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信宿耗絶劉怨嘆不已遂憤懣作四章以擬四愁詩投獻其一云玉釵投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

抛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其四云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窻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但含笑曰詩大好

晉卿畫迹

西清詩話宋王晉卿謫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絶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内徙道過許昌

市旁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問之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者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囀沁園花

聲音清高

世説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性情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

及之便殺性惡者

軀幹肥偉

蘇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肥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舞袖蹁躚影揺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

秋娘没入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

詞云勸君須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李錡叛没入宫乂放歸

朝雲隨遷

蘇子瞻朝雲詩并序世謂樂天有鸞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子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詩曰不

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應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按朝雲姓王本錢唐名妓于瞻官錢唐絶愛幸之納爲常侍

雪兒協律

北窓瑣言雪兒李密愛姬也每賔朋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協律歌之故韓定辭詩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兒歌

蒨桃呈詩

宋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綾侍兒蒨桃自内窺之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影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

萬轉千回

唐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鶯鶯往來後棄之鶯鶯已委身于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嘗為作鶯鶯歌

四絃三弄

宋王晉卿詵有二女奴名穠李昭華黃魯直嘗改竹夫人為青奴有詩云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

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

上元出遊

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為鶴林之遊州帥見之掩為巳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乃遣還

上元侍飲

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

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揺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炎海清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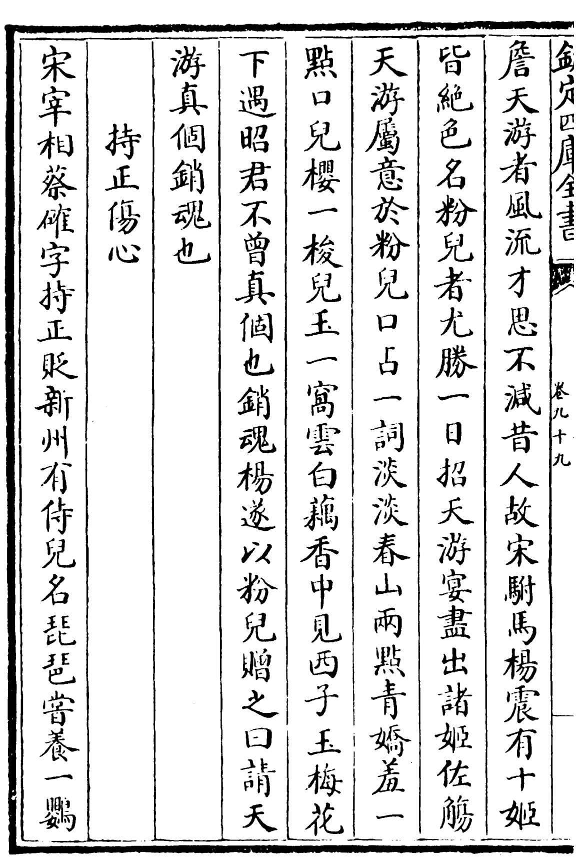
東皐雜録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蘇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并序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因爲綴詞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

付黙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豪門迎致

元楊廉夫母夢金鈎入懐而生別號鐵遂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邀致

天游屬意



詹天游者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楊震有十姬皆絶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於粉兒口占一詞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銷魂也

持正傷心

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兒名琵琶甞養一鸚

鵡甚慧公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侍遊溪山

復齋漫録龍丘子陳季常自洛至蜀載二侍女戎粧駿馬至溪山佳處輙往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蘇東坡有河東獅子之戲則知季

常載二女侍以遠遊及暮年廿于枯寂葢有所制然耳

執事左右

宋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没又不足賫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買妾非時

宋張子野名先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蘇東坡為倅述古令東坡為子野作詩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遺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按燕燕

唐張祜妾名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名國香黄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

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為隣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閒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山谷因賦水仙花寓意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黄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

禁妾作妝

唐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妝

教妾自飾

宋司馬温公從龎頴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

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一説妾至書院思所以動公取一帙問曰此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即賜從史

史記漢袁盎以太常使吳吳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盎自為吳相時從史私盜

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盎使吴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賫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盎乃驚謝司馬迺以刀决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

去按盎楚人字絲

不阻諸生

湘素雜記韓熙載本高密人李後主即位頗疑北人至有鴆死者熙載恐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所受月俸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喜然日不能給遂弊衣履作瞽者持獨絃琴隨房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妓出入或竊與諸生揉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

敢阻輿及有夜奔客寢者客為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人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選士嫁姬

唐李翺尚書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顔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遽命更舞衣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賔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按韋左司

韋應物也建中初改左司郎中韓夫人䎸之妻吏部愈之姪女

擇婿遣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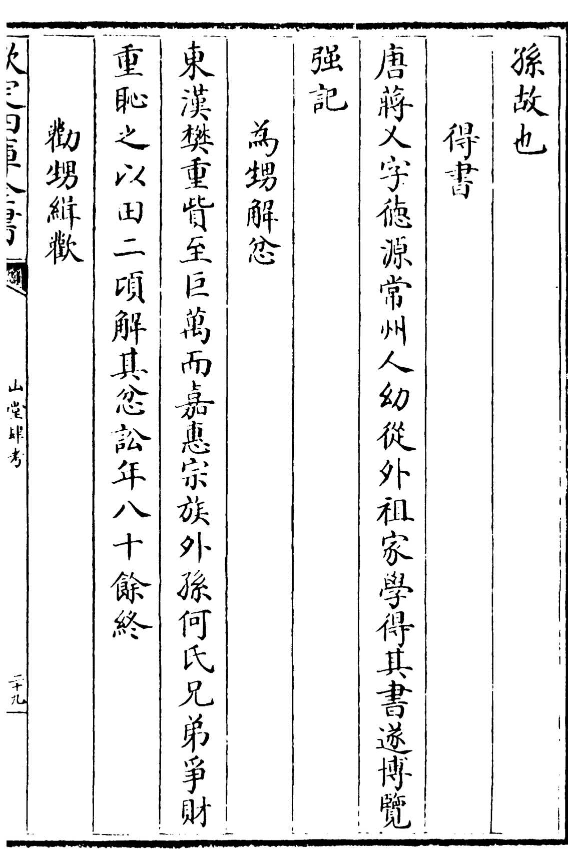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其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詢其父名姓女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婿仲說具奩遣送郡人稱之

外祖孫

爾雅母之考為外祖母之妣為外祖母女之子為外孫

讀記

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又云遷死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逈出當時流輩則以司馬遷外


孫故也

得書

唐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遂博覽强記

為甥解忿

東漢樊重貲至巨萬而嘉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勸甥絆歎

劉宋蕭惠開思話長子也初為秘書郎意趣與人不同其著作竝名家年少蕭與比肩三年未甞共語其外祖劉光禄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内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宜相緝和誠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凡人晝龍未成遂至多忤耳

棄滯廣咨

諸葛亮誠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絶情欲

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扶牀坐膝

韓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歡爭元集云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有些些似外翁

慶鍾羊祜

白集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按羊祜中郎

蔡邕之外孫琰之子續之孫

韻似袁公

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之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亦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輙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甯氏出甥

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

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

趙氏出甥

宋趙璘之姑適盧綸生四子竝及第時稱趙氏出甥

孝寬嚴訓

隋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篤以嚴訓績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由是博涉經史

純仁推恩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至中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謫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朴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孟嘉外孫

陶潛作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採行事撰為此傳

謝安外孫

晉袁湛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玄女妻之

外祖稱賞

晉荀勗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外祖見期

唐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程公遺事

蘇子瞻記外祖程公遺事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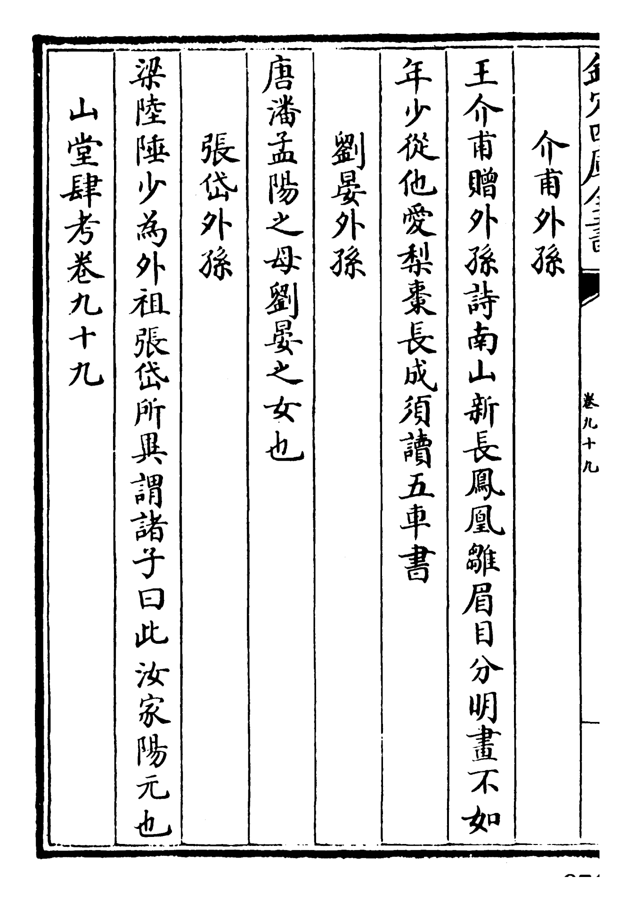
祝公遺事

朱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善聞於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

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黄太史甞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李勣外孫

唐温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介甫外孫

王介甫贈外孫詩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棗長成須讀五車書

劉晏外孫

唐潘孟陽之母劉晏之女也

張岱外孫

梁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山堂肆考卷一百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舅甥

爾雅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左氏注姊妹之孫謂從孫

甥

出封謝邑

詩大雅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此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遠送渭陽

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注云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

甥而念母之不見也

與舅同心

見河

與甥共事

晉何無忌少有大志舅鎮北將軍劉牢之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叅議之桓玄閙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得備彌甥

左哀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曹氏也季桓子之外祖母肥季康子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自稱皇舅

隋呂道貴文帝之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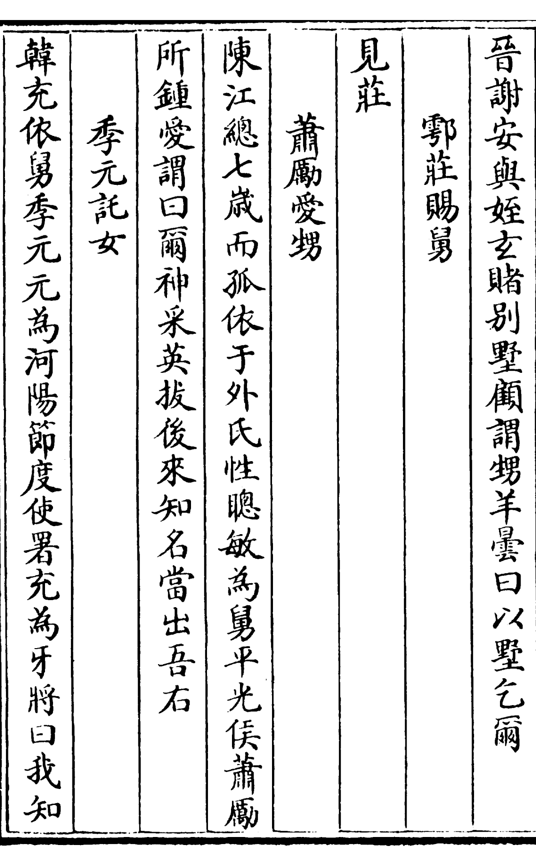
同為洗馬

史記漢汲黯守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

奏試主簿

宋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

別墅乞甥



晉謝安與姪玄賭别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

鄧莊賜舅

見莊

蕭勵愛甥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性聰敏為舅平光侯蕭勵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

季元託女

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充為牙將曰我知

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方幼以爲託後元歿充爲嫁之

與甥同遊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烱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映人嘗從豫章至都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按玠瓘之孫恒之子璪之弟

與甥俱達

六帖唐郗處俊事諸舅甚謹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

稱甥風流

六帖王悅字元達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俊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按甯字武子

許甥器識

晉鎮南大將軍劉弘乃應詹之祖舅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于荆南矣

不忍致法

漢書丞相翟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國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不敢亂法

王師範舅殺人其家訴之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户外不敢進

為立家産

唐姚崇外甥任异少孤養于崇家乃與之立家産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别也又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非疎但别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悉給廩禄

六帖裴守真因關中旱悉以廩禄奉姊及諸甥

等于子姪

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甥舅恩過

子弟又六帖王佖乃李晟之甥武敢開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晟視佖與子姪等其給與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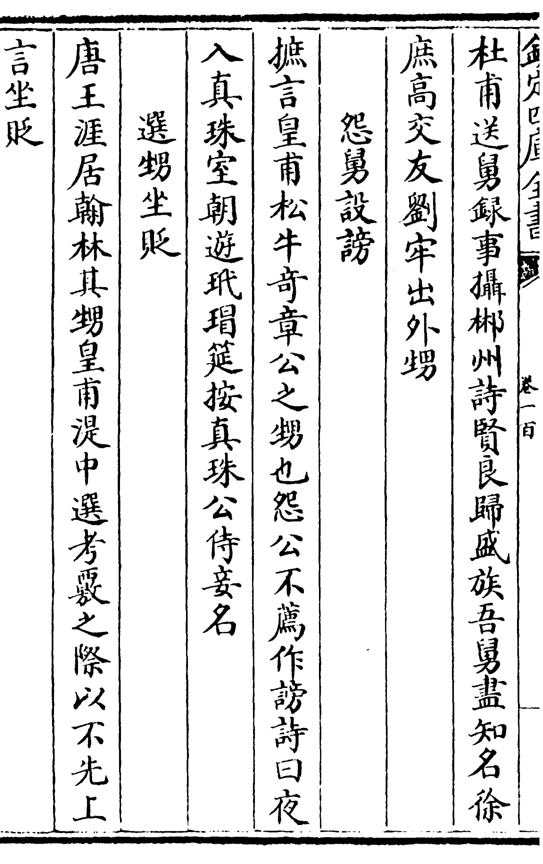
倚為腹心

六帖竇軌以甥為腹心嘗夜出呼甥不時至斬之

名著當時

晉劉璵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賢歸盛族



杜甫送舅録事攝郴州詩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怨舅設謗

摭言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也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按真珠公侍妾名

選甥坐貶

唐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以不先上言坐貶

戲舅無禮

南史陳郡謝重王相之外甥也重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衣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戲調其舅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無禮可謂兩世無渭陽之情矣絢有愧色

誣舅著緋

唐書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官其母見其著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助舅爭豪

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

斬甥非罪

六帖劉昌寧陵之圍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命下斬之士有怨志史臣曰勒兵乗城方與賊抗所賴者惟賞罰明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志必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以甥為嗣

唐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推甥為官

張克勤為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被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之遂著于令

甚修甥禮

世說晉王子敬兄弟見郄愔躡屐問訊甚修外甥禮及

嘉賔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郄愔慨然曰使嘉賔不死鼠輩敢爾按郄超字嘉賔愔子也有盛名且寵于桓温故子敬因超敬愔

有似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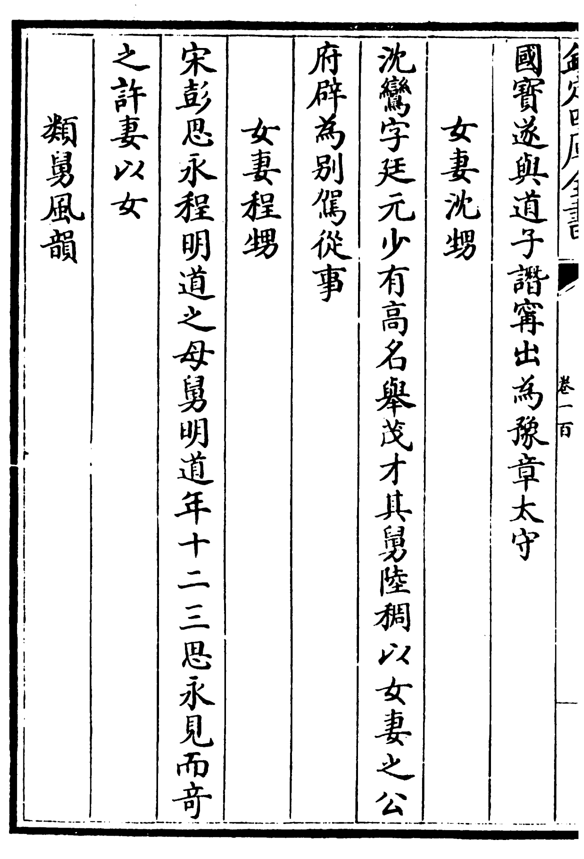
世説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悦注云豹奴桓嗣小字嗣字恭祖沖之子也

助討横江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注云願助舅策之舅吳景也

譖出豫章

晉孝武太元中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加殊禮中書侍郎范甯等為帝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



國寶遂與道子諧寗出為豫章太守

女妻沈甥

沈鸞字廷元少有高名舉茂才其舅陸稠以女妻之公府辟為别駕從事

女妻程甥

宋彭思永程明道之母舅明道年十二三思永見而奇之許妻以女

類舅風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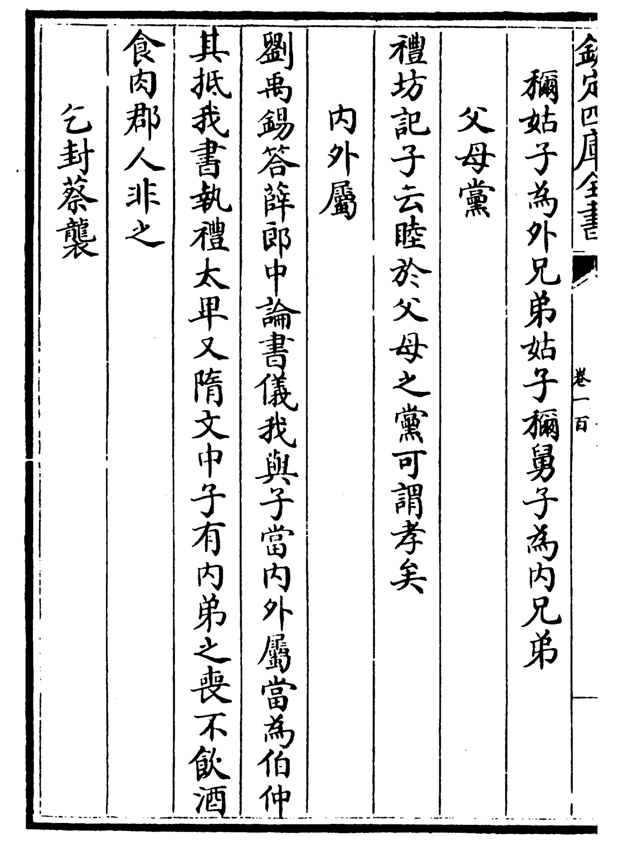
陸果舅張融有高名果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得舅圖書

朱梁時溫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跡甚富後韜殛死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牛谷中四十餘年

內外兄弟

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一說舅子



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

父母黨

禮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內外屬

劉禹錫答薛郎中論書儀我與子當內外屬當為伯仲

其抵我書執禮太甲又隋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

食肉郡人非之

乞封蔡襲

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

嘆異紹安

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外兄弟虞世南嘆異之

知晏必敗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

舉摛充選

梁方爲晉安王選侍讀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充此選

不餞梁柳

六帖皇甫謐從姑之子梁柳為城陽太守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令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合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引入王鉷

唐玄宗朝户部侍郎楊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

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後譖殺
慎矜

奏薦李泌

唐開元中員俶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帝異之曰員半
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
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
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
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

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賜束帛勑其家善養之

侮嫚彦昭

唐崔彦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憾之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彦昭為相彦昭母敕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怨而凝遂得免

合謀報仇

楊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之讐

約會談業

黄直卿翰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北山黄東招其内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

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彛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于習俗迫于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令吾欲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共娛樂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

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于是重視戚厚風教其不善歟

婦翁女壻附僚壻

爾雅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峰令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因此又宋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峰丈人觀也而呼妻

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同門壻為僚壻又曰友壻京洛間謂壻為倩兩壻相謂曰婭言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

壻必成材

東漢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于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

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溧陽侯

壻將居座

見海抱板泛海

謀殺婦翁

左桓十五年祭仲專鄭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巳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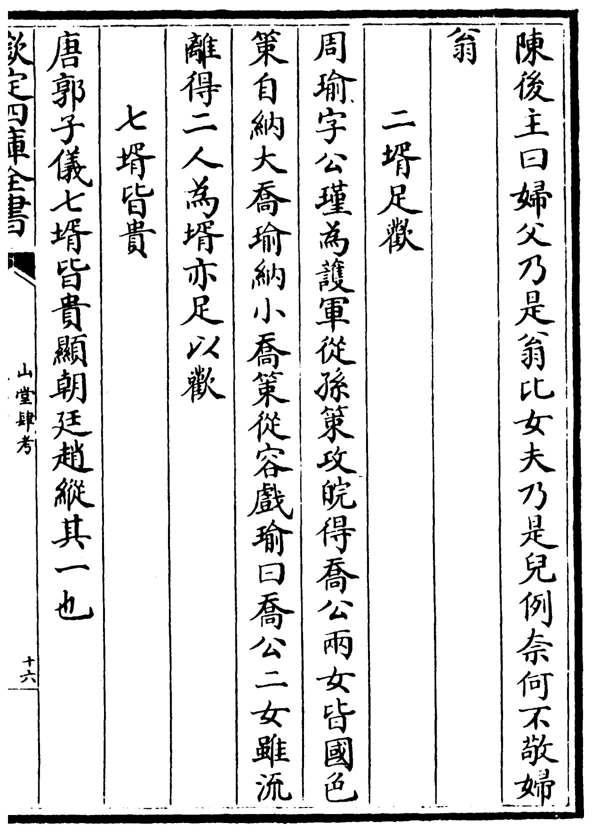
離間婦翁

晉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

不拜妻父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當敬婦翁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乃是兒例奈何不敬婦翁

二壻足歡

周瑜字公瑾為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二人為壻亦足以歡

七壻皆貴

唐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趙縱其一也

壻為心膂

宇文泰諸子皆幼唯以諸壻為心膂

壻作文奏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佳壻

晉王羲之導從子也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各矜

持帷一人在東牀坦腹食餅獨若不聞鑒曰此佳壻及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以女

快壻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覔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快壻言快意之壻也

不用為守

見薦舉

不聽補吏

五代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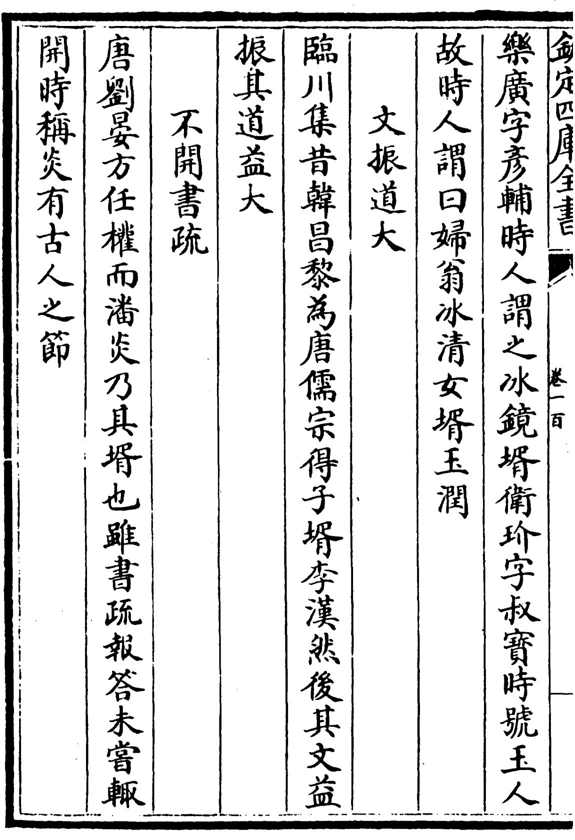
錢貸裴頠

晉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乃歡

財付孝基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就食亦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悉歸之

玉潤冰清



樂廣字彦輔時人謂之冰鏡壻衛玠字叔寳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文振道大

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

不開書疏

唐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壻也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炎有古人之節

常誇珍玩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於同列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白去内職

唐權徳輿為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内職憲宗嘆曰徳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

悉還贓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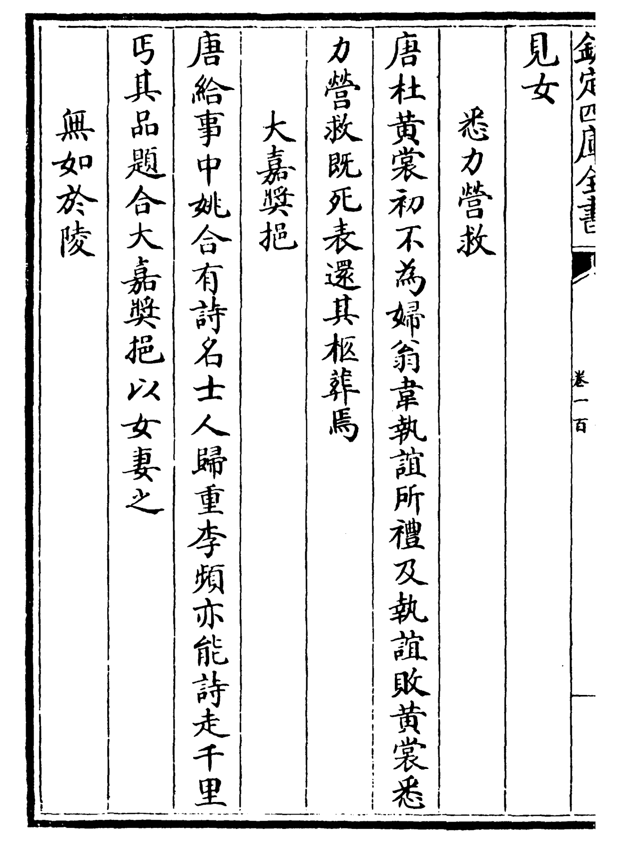
唐宋遺史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張延賞累代台鉉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韋臯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臯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臯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臯非韓翺苗氏曰必韋

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

謂翁信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謂翁可意



見女

悉力營救

唐杜黄裳初不為婦翁韋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黄裳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大嘉獎挹

唐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嘉獎挹以女妻之

無如於陵

見主簿

無如舜欽

宋杜祁公衍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按舜欽字子美者之子易簡之孫

禮重崔樞

唐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于張延賞

受薄彦允

孔帖韋臯見辱于張延賞崔圓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壻也後韋為西川交代崔救李贖死韋臯事見前

閱翁圖籍

談藪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玠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曽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得翁句法

宋謝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遂往求之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詩云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富商見識

唐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富商識其非庸人以女妻之

處士見奇

五代史姚覬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

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乃翁

宋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婦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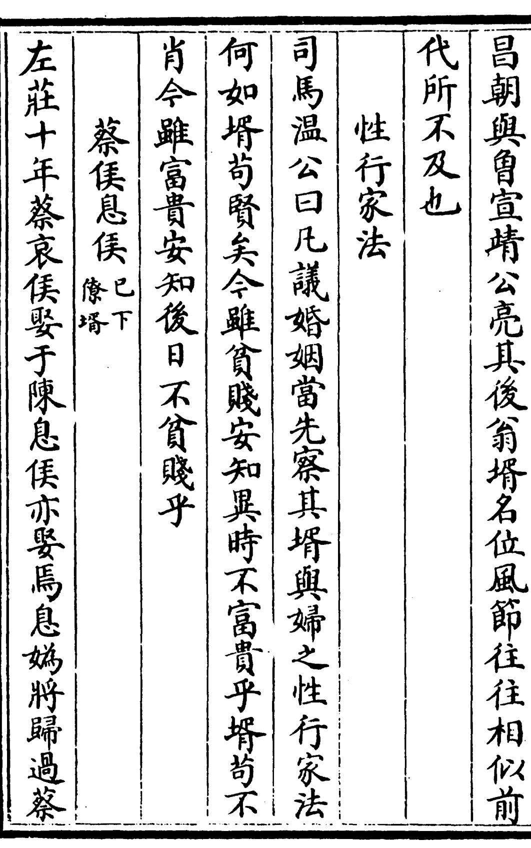
夢為子壻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予為睿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睿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

得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

名位風節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于擇壻如趙叅政昌言之壻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為韓忠憲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為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已之婿為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為富文忠公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公弼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為賈文元



昌朝與曾宣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性行家法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家法何如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壻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後日不貧賤乎

蔡侯息侯 已下僚壻

左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子路子瑕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俱娶韓女

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爲愈子壻

俱娶盧女

唐光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同爲曹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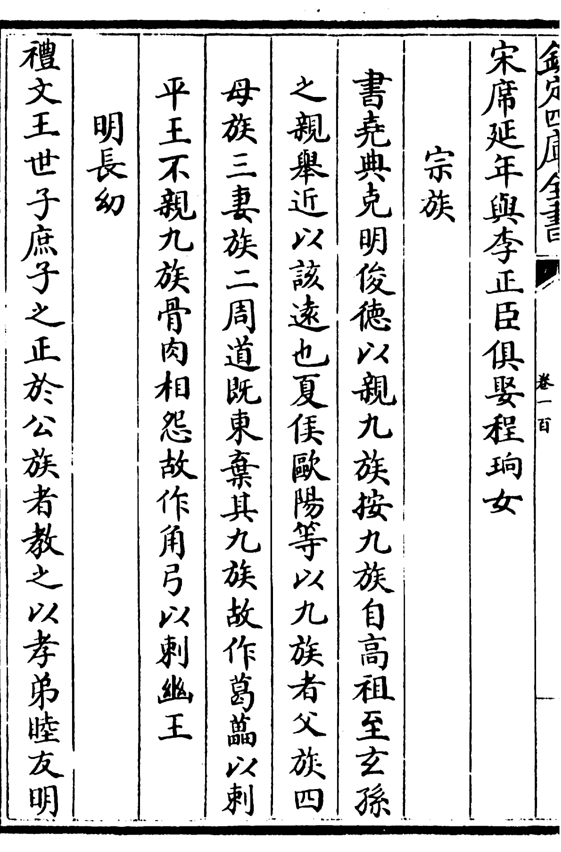
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壻晦爲荆州刺史請登之爲長史登之意甚不愜故到任牋初無感謝之言

同爲薛壻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爲薛簡肅公子壻後歐爲參政吏擬拜拱辰爲僕射歐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任宰相者葢王主李文靖歐主范文正其黨不同故也

同爲牛壻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
叔四人為友壻
同為張壻
宋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直王渙之並
為友壻
同為李壻
宋李昌齡長女妻范仲淹次女妻鄭戩
同為程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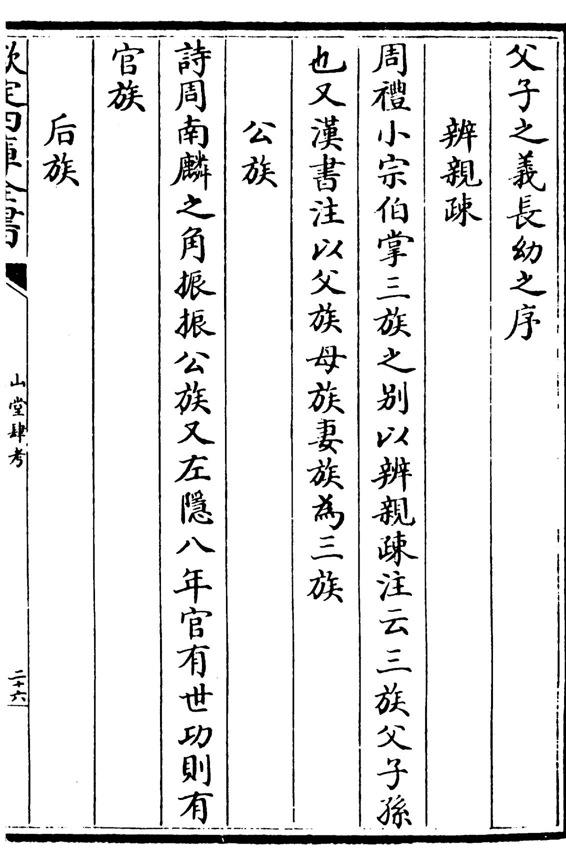
宋席延年與李正臣俱娶程珦女

宗族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按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也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周道既東棄其九族故作葛藟以刺平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故作角弓以刺幽王

明長幼

禮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



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辨親疎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為三族

公族

詩周南麟之角振振公族又左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后族

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閲嫁娶必多貲人謂之賣婚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条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為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為姓氏録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四會三會

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槩族而會食也

大宗小宗

禮大傳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別子為祖者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

繼禰為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宗之故謂之小宗

三輔冠族

北史韋朗字友觀世為三輔冠族

四海望族

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寶等為冠其後唐太宗嫉山東人自矜門地既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家而魏徵房玄齡李世勣皆盛與為婚常左右之李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

高宗矯其弊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爲婚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列國大族

列國齊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屈景也趙宋山西望族惟种姚二家子弟各不相下

近世新族

唐孔至明世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説等爲近世新族剗去之説子垍方有寵怒曰

天下族姓何預若等而妄紛紛耶

幸得末屬

漢成帝時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令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工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已為路人

韻語陽秋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予于長沙公為族祖

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慼彼行路眷馬踟蹰蓋深傷之也杜子美贈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之事尊祖之義掃地矣

爭先後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氏族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尚婣婭

唐柳沖論尚婣婭者先外族後本族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陸顧朱張

世説吳四姓舊目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録士林吳郡有陸顧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為盛

崔盧王謝

唐高士廉定氏族以崔幹為第一太宗曰昔齊據河北陳據江南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令天下為一何容納賂舊門仍以賣婚為榮乎

王氏兩派

王氏于晉為盛門而有兩派一派漢王舒之後有王融融二子祥覽覽從兄雄雄生二子渾乂渾生戎封安豊侯乂生衍為尚書令覽六子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逸少此瑯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

後澤生昶昶四子渾深淪湛渾四子尚濟澄汶湛子承
承子述述子坦之世封藍田縣侯故時稱述為王藍田
此晉陽太原王氏也以後王姓者皆出此二族云

裴氏三眷

五代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
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又氏族大全裴遵
從光武平蜀曾孫茂為侍中又為尚書生二子長曰輯
號東眷次曰徽號西眷徽曾孫天明號中眷

五屬

漢匡衡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六親

北史張普惠傳三從九親别踈昵之序五服六親等衰麻之心

韋氏會法

謝昌國善勸録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一月一會之古人有花樹韋家

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近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

崔氏家法

見兄弟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壽張人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

以縑帛

四世同居

隋劉君良四世同居宋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宗稱太傅

劉宋謝康樂稱謝太傅安為宗袠

姑事女巫

唐趙彦昭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宗時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彦昭認為同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之力也

遥遥華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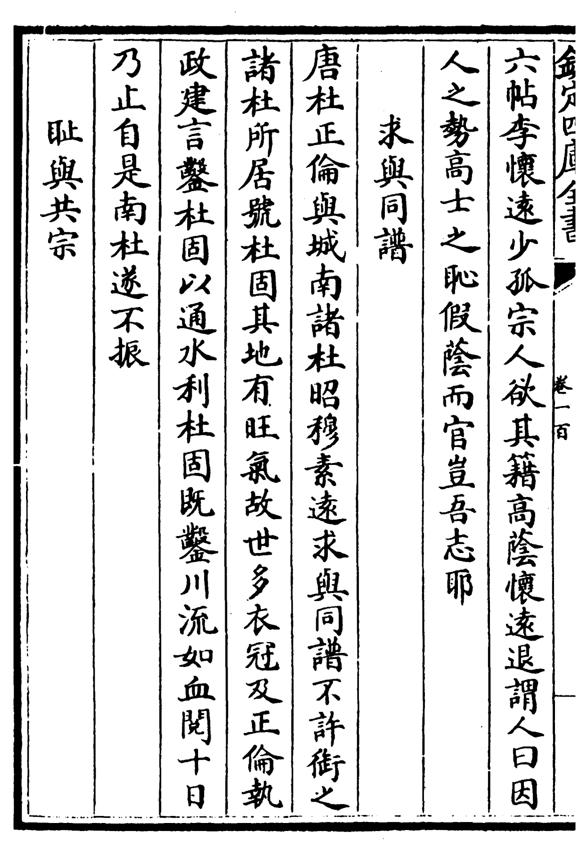
南史梁何昌㝢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㝢問君是誰後對曰閔子騫昌㝢掩口而笑曰遥遥華胄

悠悠世祚

唐高儉傳賛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

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氏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譜録以示所承而閥閲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録都廢人靡常産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不肯假廕



六帖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籍高蔭懷遠退謂人曰因人之勢高士之恥假蔭而官豈吾志耶

求與同譜

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與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多衣冠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閲十日乃止自是南杜遂不振

恥與共宗

唐李抱玉本姓安名重璋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
宗詔賜姓李

恥與為婚

唐高士廉傳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
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為望族恥與諸姓為婚

尊為父兄

六帖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
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及義府謫普

州亟削去

呼為叔父

六帖唐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威遺使賄遺自叙宗姪呼為叔父

好矜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或戲之曰與豐邑公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只堪嚇鬼豐邑坊乃造凶器出賣之所也又

林藴為人獬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弑其君與林放問禮之本優劣如何其人俛首不能對

安認

五代唐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竇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乞列屬籍

六帖唐李叔明本姓嚴氏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又韋嗣立與韋后屬疎帝特詔附屬籍

遜還告身

宋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異派同根

唐李密與高祖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

殊鄉異井

黃山谷贈黃成之曰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義田

宋錢公輔為范文正公義田記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義學

朱元晦為玉山劉侯義學記今士大夫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為州郡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於六品家雖温而産未至于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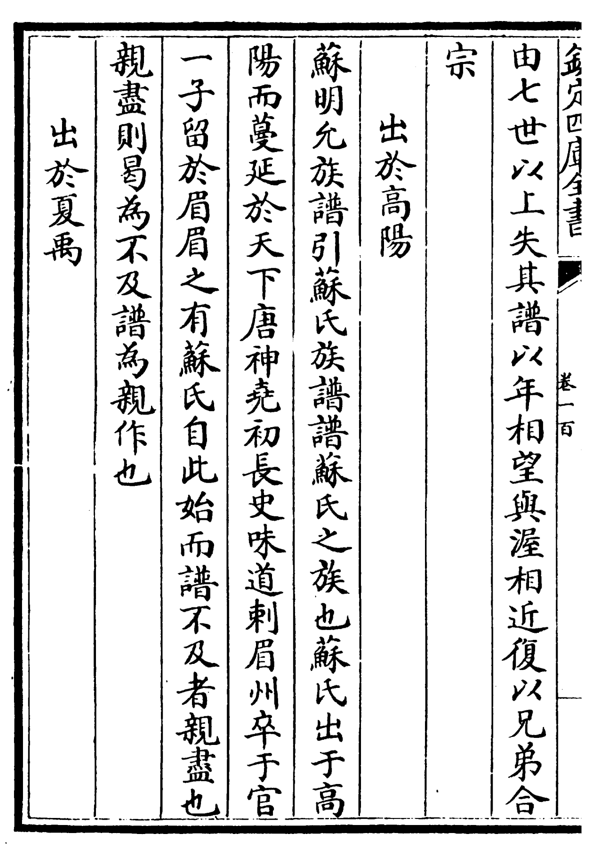
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貎為之矣

派在姑蘇

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此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誰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系出婺州

黄山谷作黄育字序會稽黄渥與庭堅皆出婺州之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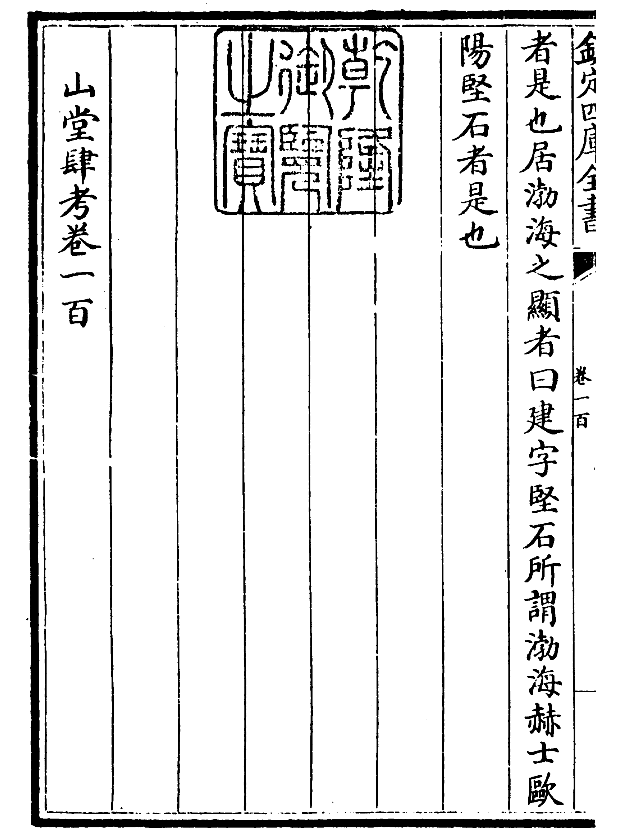
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出於高陽

蘇明允族譜引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

出於夏禹

歐陽修譜圖序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彊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于楚而無彊之子蹄封于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此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



者是也居渤海之覼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士歐陽堅石者是也

山堂肆考卷一百